

尖嘴大盜落網記



ANZUIDA
DAOLUO
WANGJI

前 言

这儿，献给小朋友们一本微薄的礼物。

在我们的世界上，有着多少希奇古怪的、我们还不知道的有趣的事儿啊！让我们用这把金钥匙，打开科学王宫的大门，到里面去窥探一下秘密吧！

在替熊猫教授输血的时候，小白鸽护士发现了各种颜色的血液；音乐家小夜莺不明不白地自杀了，这是为什么呢？野玫瑰为什么会帮助人类找到地下的矿藏？小果蝇为什么会受到老鹰将军的赏识？“房管员”小喜鹊为什么会感到烦恼？小鲨鱼在妈妈的肚子里是怎么互相残杀的？还有：好客的小企鹅、勇敢的大海龟、自豪的鲸妈妈、善良的寄居蟹……，他们都会告诉你一些好玩有趣的故事。

如果说，小朋友们看了这本书以后，能够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科学知识，那么，作者伯伯就会很高兴了！

目 录

一、替熊猫教授输血	(1)
二、小夜莺为什么自杀?	(7)
三、到小企鹅家里作客	(15)
四、勇敢的大海龟	(20)
五、小鹰报考	(26)
六、急性子和慢性子	(34)
七、小燕子和野玫瑰	(41)
八、烦恼的“房管员”	(46)
九、小果蝇参军	(54)
十、小花粉旅行	(59)
十一、老野猪看病	(65)
十二、小泡桐不搬家了	(71)
十三、拜访老海象	(75)
十四、寄居蟹的房客	(84)
十五、虎鲸开药房	(88)
十六、小野兔打针	(95)
十七、会见鲸妈妈	(102)

十八、“尖嘴大盗”落网记	(108)
十九、教授的争吵	(113)
二十、“火焰公公”就餐记	(119)
二十一、替鲨鱼妈妈接生	(125)
二十二、不受欢迎的“治虫队”	(129)

替熊猫教授输血

“轰——！”

在森林里的高速公路上，熊猫教授驾驶的小轿车，突然被一辆大卡车撞翻了。熊猫教授受了很重的伤，昏倒在车厢里了！

闯了祸的卡车司机——小猎狗，吓得脸色雪白。他连忙将昏过去的熊猫教授，抱上了卡车，飞快地送进了森林医院。

“啊呀，这么重的伤！得马上动手术！”

在急诊室里，老白象大夫替昏迷不醒的熊猫教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就皱起了眉头，对身边的小白鸽护士说：

“他的血流得太多啦，这样下去，会有生命危险的！你快去取点血浆来，我们得立即给他输血！”

“嗯。”

小白鸽护士点了点头，飞快地向血库飞去。

可是，偏偏不凑巧，医院里血库贮存的血浆，都已经用完了！

“啊，这可怎么办呢？”

小白鸽护士急坏啦！她匆匆地又飞了回来，向老白象大夫报告了这个意外的情况。

“这……真要命哟！”

老白象大夫听了，急得长鼻子的尖尖上也冒出了冷汗，两只招风的大耳朵，“唵唵、唵唵”地扇个不停。他搔着头皮，来回地踱着步，想着主意。

最后，他终于站定了，向小白鸽护士说：

“唉！现在只有请森林电视台帮忙啦。你快去打电话，让他们向森林全体居民呼吁，请大家来援救熊猫教授，上这儿来献血。”

“嗯。”

“等一等！”

小白鸽护士答应了一声，正要向外飞去，老白象大夫又喊住了她，叮嘱说：

“你跟他们说，要将这个紧急呼吁，通过卫星，转播到世界各地！”

小白鸽护士点了点头，忙着去打电话了。

熊猫教授是森林大学有名的学者，一向受到大家的尊重和敬仰。所以，当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世界各

地以后，大家都纷纷赶到了森林医院，争着要把自己的血液，输给熊猫教授。

小白鸽护士看到走廊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献血者，兴奋地招呼着：

“请大家不要拥挤，一个一个地来！”

老螃蟹公公是第一个赶到医院的，他抢着要先献血。于是，小白鸽护士就先抽了他的一点血，准备化验。可是，当她把血抽出以后，不觉发了怔。原来，那老螃蟹公公的血液，竟是青颜色的！

“他的血没有用，抽我的吧！”

蜘蛛阿姨从旁边挤了进来，伸出了膀子。小白鸽护士连忙走了过去，将她的血抽了一点出来。谁知道，小白鸽护士低头向针管一看，禁不住失声喊了起来：

“啊，您的血是绿色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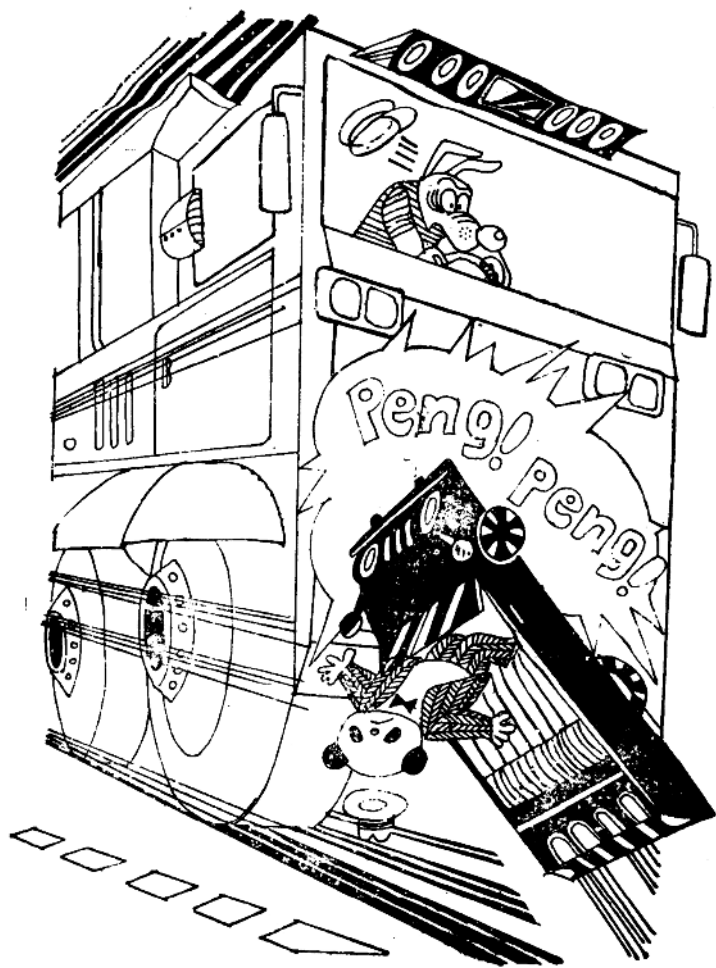
蜘蛛阿姨看了看自己绿色的血液，只好没精打采地退到一边去了。

青的血，绿的血，自然是不能输给熊猫教授的。这可真把小白鸽护士急死啦！

“抽我的！抽我的！”

这时候，那些从各地赶来的献血者，都抢着挤到了小白鸽护士的身边。

“大家请都不要急！”小白鸽护士带着笑容，和



气地说：“每一位的血液，我都要抽了化验的。”

大家听她这样说，都安静地排好了队，卷起了衣袖，伸出了膀子，等着验血。

可是，哪里知道，这些热心的献血者的血液，却都是和老螃蟹公公、蜘蛛阿姨那样五颜六色、希奇古怪的！

原来，蚯蚓哥哥的血，是玫瑰色的；蜗牛伯伯的血，是淡蓝色的。那位急匆匆从河里蹦出来的老白虾奶奶，她的血也和老螃蟹公公一个样是青颜色。还有一位住在海底的扇鳃虫姑娘，听到了消息也赶来了。可惜，她的血液更特别，一会儿变成红颜色，一会儿变成了绿颜色，就好象是在变魔术似的！

想不到，来自各地的献血者的血液，居然是这样的奇特复杂！这真把小白鸽护士给难坏啦！

眼看着，熊猫教授的病愈来愈严重，如果再不及时抢救，再不替他输血的话，那可就有生命危险啊！

这可怎么办呢？

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想不出一只好办法来。

小白鸽护士急得淌下了两行眼泪。

森林医院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正在大家着急的时候，忽然，一架直升飞机，稳

稳地降落在森林医院的门前。

飞机停住了。

只见，穿着飞行服的小金丝猴弟弟，飞快地打开了舷窗，敏捷地从飞机上跳了下来。他紧紧地捧着一只大玻璃瓶，连蹦带跳地向医院奔来。

小金丝猴弟弟一面跑，一面高声喊着：

“小白鸽护士！小白鸽护士！我给你送人造血液来啦！”

正在愁得淌眼泪的小白鸽护士，看见小金丝猴送来的大玻璃瓶里，盛着满满的一瓶乳白色液体，心里面疑疑惑惑、七上八下的。她问小金丝猴弟弟：

“这难道也是血液吗？我看，倒有点象牛奶呢！”

“嘿，你不懂！这叫做‘人造血’，是科学家用一种叫‘氟碳化合物’制造出来的，本来就是乳白色的嘛！”

小金丝猴着急地介绍着。这时，老白象大夫走了过来，捧起了玻璃瓶，仔细地望了望，笑眯眯地说：

“对！对！我早就听说了，这人造血液很不错，在给病人动手术的时候，是可以和真正的血液一样使用的！小白鸽护士，走，我们赶快去给熊猫教授输血吧！”

小夜莺为什么自杀

“丁令令——！丁令令——！”

森林公安局的侦缉科科长白头翁，拿起了听筒，就听到啄木鸟干事急迫的声音：

“是白头翁科长吗？”

“对。有什么事？”

“小夜莺老师今天跳楼自尽啦！”

“啊？”

“请您赶快来一下吧！”

“好，我马上就到！”

白头翁科长搁下电话，拿起外套，戴上帽子，三脚两步地冲到楼下，跳上了摩托车，油门一开，飞也似地向郊外驰去。

小夜莺老师，是一位有名的歌唱家，在森林音乐学院里担任教师。一向很受大家的敬重。“她为什么要自杀呢？”这个问号，一直在白头翁科长的脑海里

盘旋着。

小夜莺老师的家，就在郊外飞机场的旁边，是一幢小巧玲珑、式样别致的小楼。

一会儿，白头翁科长就来到了小楼前面，心情焦急的啄木鸟干事，已经在门外等候他多时了。

“请到这里来吧。”

啄木鸟干事和白头翁科长握了握手，就把他带到了现场，只见小夜莺老师僵硬地躺在楼前的血泊里……

啄木鸟干事指着三楼敞开的窗户，向白头翁科长介绍说：

“她是从那上面跳下来的。”

“喔。”

这时，一辆白色的救护车，飞快地驶来了。从车上跳下来几位黄雀护士，七手八脚地把小夜莺老师抬上了担架，抬上了车。救护车又匆忙地开走了。

“真叫人不明白，”啄木鸟干事在旁边嘀咕说，“好端端的，她为什么要自杀呢？”

“走，我们到她的卧室里去看看，是不是能发现一些线索。”

“好吧。”

小夜莺老师的卧室，就是三楼那个敞开窗户的房

间。他们踏进了房门，仔细地四处看了一遍，房间布置得挺雅致、挺干净的。浅绿色的墙壁，挂着小夜莺老师演出时的相片。橙黄色的梳妆台上，搁着清香四溢的玫瑰花。在式样新颖的床头柜抽屉里，他们发现了一本橘红色的日记本。白头翁科长翻开了最近的一页日记，看见上面潦潦草草地写着一行字：

唉！这个鬼地方，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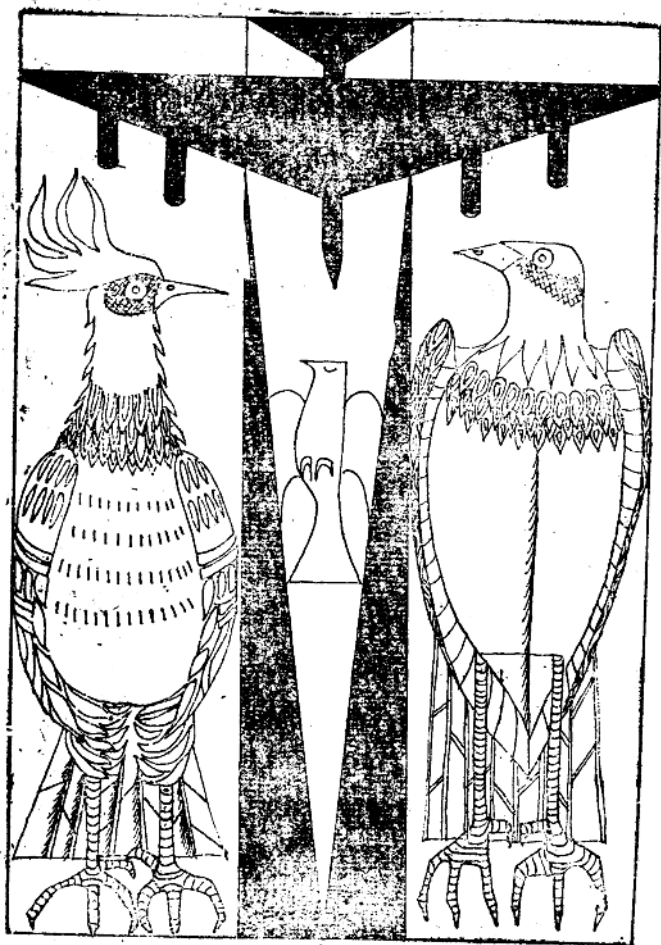
这一行字最后的三个惊叹号，一个比一个大，末了的那个一点，笔尖把纸都戳破了。可见，小夜莺老师在写的时候，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和愤慨啊！

“这地方不是挺好吗？为什么她呆不下去了呢？”

啄木鸟干事跑到窗前，望了一下：左边是一片麦地，绿油油的麦苗，青翠可爱；右边是宽阔的飞机场，停机坪上几架待飞的飞机银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白头翁科长也走到他的身后，一边向窗外眺望，一边自言自语地轻声说着：“鬼地方……？鬼地方……？”

“我看是个好地方，不是个鬼地方！”啄木鸟干



事回转头来，笑了一下，“这样的‘鬼地方’，我倒愿意搬来住呢！”

“好吧，你想搬家的事，咱们以后再讨论。”白头翁科长说，“现在，咱们还是去找对面的邻居聊聊，或许他们能提供什么线索哩！”

“好！”

啄木鸟干事跟着白头翁科长，一起走出了小楼。

在小楼的对面，是一座临时搭起来的小木屋，那是从远处迁来的斑鸠先生一家准备在这里定居的。他们前天才搬到这儿来，一切都没有收拾停当，院子里显得很杂乱。

这时候，他们看到一个可爱的斑鸠姑娘，坐在小凳上，正在扇着小煤炉。煤炉上，炖着一只小药罐，药罐“扑嗤！扑嗤”地响，一股浓浓的药味随风飘来。

“姑娘，你好哇！”白头翁科长取下了帽子，微笑着招呼说，“请问，你爸爸、妈妈在家吗？”

哪里知道，白头翁科长连着问了几声，那斑鸠姑娘都没有回答，只是瞪大着两只眼睛，惊恐地望着这两位来历不明的客人。

“她的耳朵聋啦！”啄木鸟干事附着白头翁科长的耳朵悄悄地禀报，“一句话都听不见！”

“她的耳朵是什么时候聋的？”

“听说就是这两天!”

“喔!”白头翁科长猛然吃了一惊。

“难道，这和小夜莺老师的自杀，有什么关系吗?”啄木鸟干事关心地问着。

“嗯，”白头翁科长点了点头，“我看是有密切联系的。”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木屋内传出了一阵阵呻吟的声音。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就走进了木屋。在屋内，他们看见斑鸠先生和他的太太，都躺在床上，痛苦地哼着。

“啊，斑鸠先生，你们怎么啦?”白头翁科长和蔼地询问着。

“唉，我们算是……倒了霉啦!”病得很重的斑鸠先生，勉强地支起了身体，吃力地诉说着：“自从我们搬到这儿来，一家子都……害病啦!我的女儿她……两只耳朵突然都聋啦。我的老伴，就好象受了什么刺激，精神也有点……不正常啦。我呢，忽然发起了心脏病，晚上睡不着觉!唉，不幸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真是见鬼!”

“斑鸠先生，您知道吗?”白头翁科长意味深长地望着他一眼，“您对面的邻居——小夜莺老师，今天跳楼啦!”

“真的吗？”斑鸠先生听了这话，脸上显出惊讶的表情，急不可待地追问着，“她……为什么要跳楼呢？啊？到底是为什么呀？”

“她跟你们一样，都是因为……”

白头翁科长刚说到这儿，突然，空中传来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吼声。白头翁科长只觉得心脏一阵猛跳，一阵昏眩差点跌倒在地。他挣扎着冲到木屋外，抬头一望，只见一架超音速飞机，正飞快地在碧空中消失……

“啊！你可把他们害苦了！”

白头翁科长朝着那架远去的飞机，气愤地挥舞着拳头。

“什么？这飞机……？”

啄木鸟干事和斑鸠先生都吃惊地面面相觑。

“对，是这些飞机发出的噪音，才害得你们这样啊！”

白头翁科长心情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解释说：

“根据声学家的计算，普通人说话的声音是六十个分贝。一般说来，如果音量长期超过了八十五个分贝的话，那就会伤害大家的健康了。而一架喷气式飞机，在头顶上空飞越发出的声音，要超过一百一十五个分